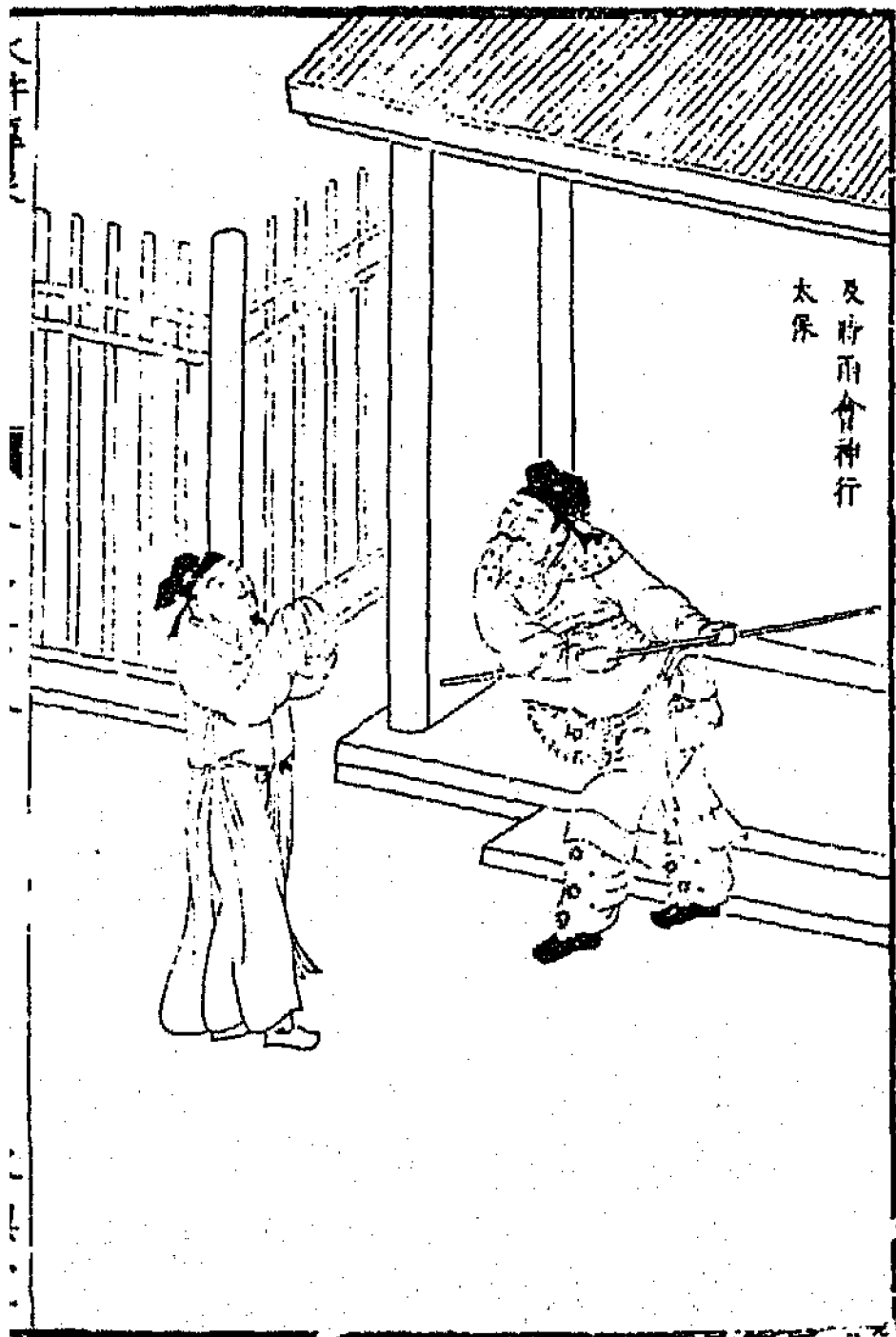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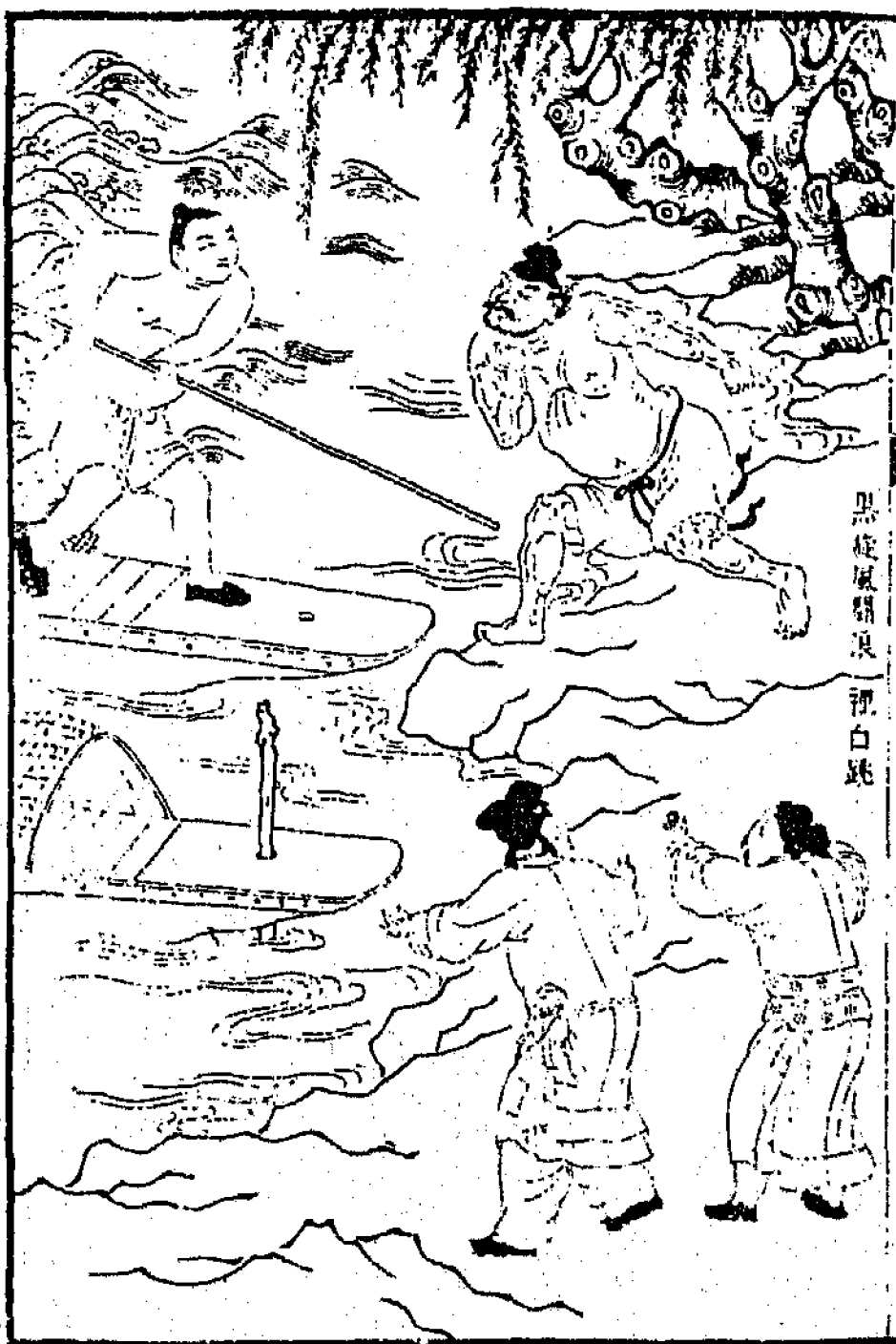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及時雨會神行  
太保



黑旋風開浪 柳白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八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闖浪裡白跳

詩曰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 人情澹

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強 他日梁山泊

高名四海揚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  
見那節級掇條櫈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  
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矮  
黑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

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  
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  
顛倒說我小哉那兇獸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  
棍兩邊管裡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闕都  
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  
怒拿起訊棍便迤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  
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  
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計利害也不到的  
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  
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  
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聲慌忙丟

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答道自說那結識  
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腳拖住宋江問  
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誰那里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  
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  
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  
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裡叙懷請兄長便  
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  
到房裡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  
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逶入江州城裡來去  
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  
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看了封皮

從頭讀了藏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恠休恠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裡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伍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閑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又不知足下住處亦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悞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悞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

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賁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下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更看他的如何但見

面潤唇方神眼突瘦長清秀身材皂紗巾畔翠花開黃旗書令字紅串映宜牌兩隻脚行千里路羅衫常惹塵埃程途八百去還來神行真太保院長戴宗才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裡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



了。起人。來。

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  
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  
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  
纔飲得兩盃酒過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  
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  
何煩院長去解析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  
賣道便是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鉄牛李大哥在底  
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  
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戴宗便起身  
下去不多時引了那個人上樓來宋江看見了喫一驚看  
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黑熊般一身麤肉鉄牛似徧體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  
雙眼赤絲亂繫怒髮渾如鉄刷猙獰好似狻猊天蓬惡  
殺下雲梯李逵真勇悍人號鉄牛兒

宋江見了那人便問戴宗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裡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风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鉄牛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因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裡勾當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押司你看這厮恁麼麤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便道我問大哥怎

地是龐鹵戴宗道兄弟你便問請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  
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龐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  
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開常你要去投逡他的義士哥哥李  
達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  
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  
時李達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却拜  
甚鳥節級哥哥不要瞞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  
是山東黑宋江李達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  
也教鉄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荅禮說道壯士  
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達道  
不奈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宋江便問道恰纔大哥爲

爲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  
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  
還他自要些使用耐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  
那廝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這  
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  
里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  
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  
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  
兩位哥哥只在這里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  
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幾碗了去李  
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

戴院長  
真個小  
矣

這銀與他便好恰。纔小第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裡了。宋江道却是爲何尊兄說這話。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乞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里討這十兩銀來拜還兄長。戴宗面上湏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長尊兄何必見外。量這些銀兩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了罷。若要用時再送些與他。使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寬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裡但吃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的人。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有詩爲

証

天性由來太惡龐 江州人號李兇徒 他時大展屠  
龍手 始識人中大丈夫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盃却去城外閒說一遭戴宗道小第  
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  
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  
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  
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却  
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  
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  
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一賭房裡來便去場

只道十  
兩銀子  
便了  
是大錢

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柱有那一般賭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匹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一聲肱膊地博一個又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肱膊的又博個又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個又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

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閑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裡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常最賭的，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樓在布衫兜裡，睜起雙眼，說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發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



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李達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廝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達口裡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達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恠鉄牛閑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下了時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達只得從布衫兜裡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

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  
雖是李大哥兩傳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省  
的記了冤仇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里  
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  
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裡面宋江道既是恁的  
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弟兄自不敢來了我自看他去小  
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  
盃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停酒館是唐朝白樂天  
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盃就觀江景有詩爲証

白傳高風世莫加  
畫船秋水聽琵琶  
欲舒老眼求

陳跡  
孤鶩齊飛帶落霞

界通

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裡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座頭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宋江縱目一觀看那江上景致時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遙山聳翠江邊遠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鷺悠悠別浦撐回數隻漁舟紅蓼灘頭白髮公垂釣下

釣黃蘆岸口青髻童牧犢騎牛翻翻雪浪拍長空拂拂  
涼風吹水面紫霄峯上接穹蒼琵琶亭畔臨江岸四圍  
空濶八面玲瓏欄杆影浸玻璃窓外光浮玉壁昔日樂  
天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奈煩小盞價  
吃戴宗喝道兄弟好材你不要做聲只顧吃酒便了宋江  
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  
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  
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  
了便知我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  
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喫了

幾盃忽然心裡想要魚辣湯吃便問戴宗道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浦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此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筯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筯便把手去碗裡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筯不喫了戴宗道兄長已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

李大哥  
真是丈  
雅

了。自。碗。裡。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  
手。去。宋。江。碗。裡。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裡。也。撈。過。來。  
喫。了。滴。滴。點。點。淋。一。卓。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  
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  
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笑。錢。還。你。  
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  
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  
又。做。甚。麼。李。逵。應。道。討。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  
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說。宋。江。道。你。  
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  
做。一。盤。將。來。放。在。卓。子。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家。搥。

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强似吃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却醃了不中吃。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王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吃。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

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到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  
上笑語說話取樂詩曰

湓內烟景出塵寰 江上峯巒擁髻鬟 明月琵琶人  
不見 黃蘆苦竹暮朝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  
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稍睡的  
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裡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  
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  
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  
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賤  
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



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艖那里先拿魚  
與你李達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  
里攔當得住李達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笆筏一  
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達伸手去艖板底下一絞  
摸時那里有一個魚在裡面原來那大江裡漁船船尾開  
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筏攔住以此  
船艖裡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達  
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筏提起了將那一艖活魚都走了李  
達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筏那七八十漁人都遶上  
船把竹篙來打李達李達大怒焦燥起來便脫下布衫裡  
面單單繫着一條褌子布梢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

一駕早槍了五六條在手裡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吃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達忿怒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賤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正熱鬧裡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裡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廝打那人槍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虫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達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皂脚多耳麻鞋手裡提條行

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廝要打誰李逵也不回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逃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肋下躡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裡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鉄鎚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匹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怨李逵道我教你

休來討魚。又在這裡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達應道。你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壞了義氣。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達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乾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個輪贏。李達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裊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綃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裡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笑好漢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達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

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畧擺來繫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裡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楠捺捺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箭也似投江心裡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却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輪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廝打先教你吃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提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桶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裡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裡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

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  
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  
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捉將起來又滄將下去兩  
個正在江州裡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  
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  
人貪看沒一個不喝采論這兩個好漢時但見

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個是小孤山作恠妖魔這  
個似酥團結就乳膚那個如炭屑轉成皮肉一個是色  
依壬癸一個體殺庚辛那個如三冬瑞雪重鋪這個似  
半夜陰雲輕罩一個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個是趙元  
帥黑虎投胎這個似萬萬鎚打就銀人那個如千千火

煉成鉄漢一個是五臺山銀牙白象一個是九曲河鉄  
甲老龍這個如布漆羅漢顯神通那個似玉碾金剛施  
勇猛一個盤旋良久汗流遍體迸真珠一個揪扯多時  
水浸渾身傾墨汁那個學華光藏教主向碧波深處現  
形骸這個相黑殺天神在雪浪堆中呈面目正是玉龍  
攪暗天邊日黑鬼掀開水底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裡揪住浸得眼白  
又提起來又納下去何止滄了數十遭宋江見李逵吃虧  
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  
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  
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裡白跳的張順衆人道正是

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裡  
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  
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  
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裡見是戴宗叫他却也如常認得  
便放了李逵幾分早到岸邊扒上岸來看戴宗唱個喏  
道院長休恠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收了  
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裡赴  
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沒水張順早沒  
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  
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渰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  
逵上岸來江邊看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



順李達都到岸下各自扒將起來戴宗見李達喘做一團口裡只吐白沫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達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坐下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達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今日倒冲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達道你也湊得我勾了張順道你也打得好了李達道怎麼便和你兩折過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第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達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裡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

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里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裡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上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里琵琶亭吃三盃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

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打我兩個急急走來解勸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得遇三位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菜酌三盃再喚酒保重整盃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吃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依例納錢張順道既然得遇仁兄事非偶然兄長何故見外如此說錢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吃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綰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畧哨一聲只見江面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裡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裡有一霎時却轉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

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先教李達將來停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貶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待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見一尾也十斤勾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李達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香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四人正飲酒間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教酒保切鱠四人飲酒中間各叙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根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宋江看了那個女子時生的如何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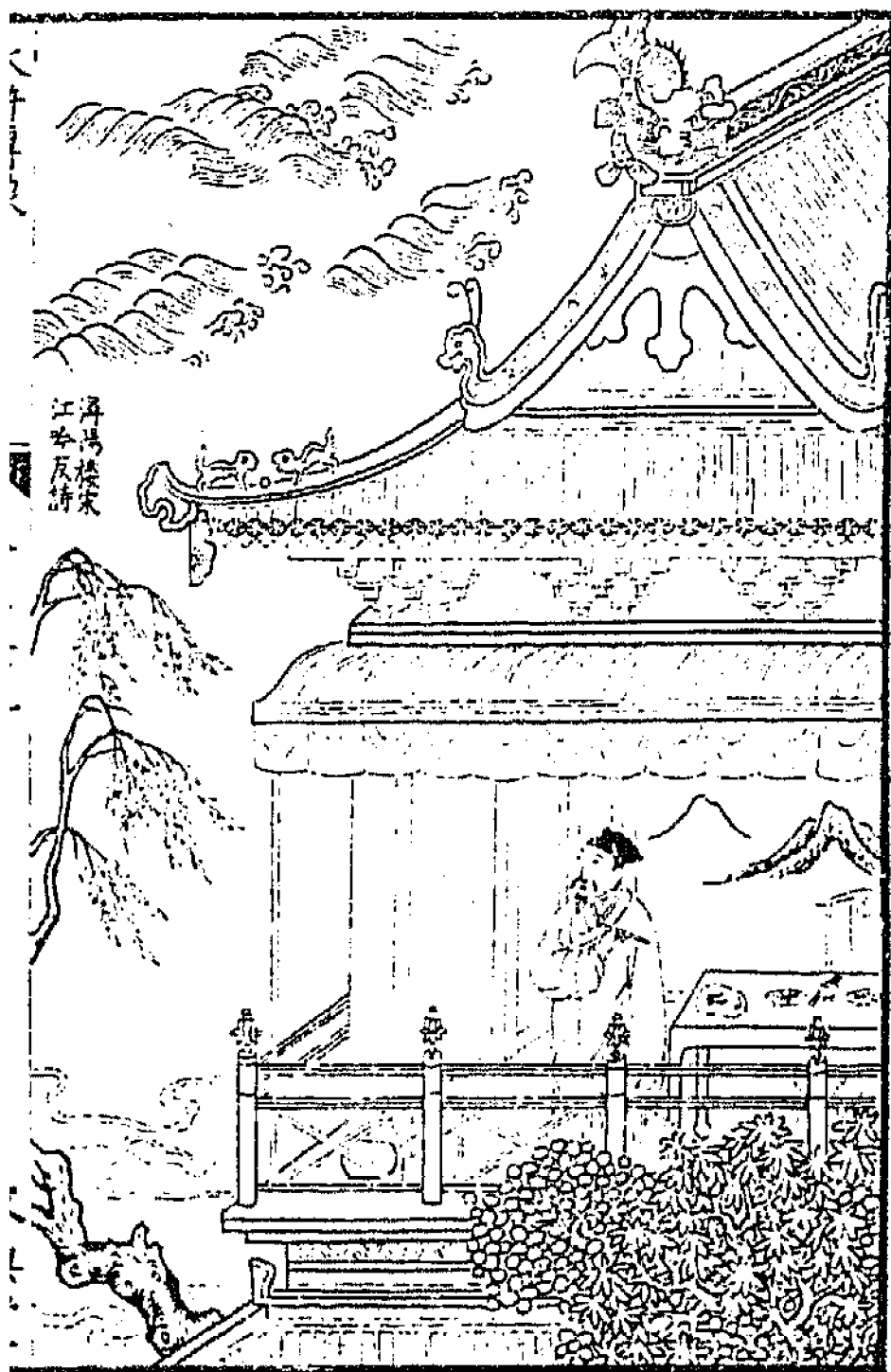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臉桃腮醞釀出十分春色柳眉  
星眼粧點就一段精神花月儀容蕙蘭情性心地裡百  
伶百俐身材兒不短不長聲如鶯囀喬林體似燕穿新  
柳正是春曉海棠晞曉露一枝芍藥醉春風

那女娘道罷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  
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  
斷了他話頭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跳起身來把  
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叫一聲驀然  
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子桃腮似土檀口無言  
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  
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只因一念錯現出百般形且

看這女子性命如何古云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  
東風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  
解

李生曰凡言詞脩飾禮數閒熟的心肝倒是強盜如李  
大哥雖是鹵莽不知禮數却是情真意實生死可托所  
以孔夫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  
受也上大人丘乙巳真是個人精真是個人極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八



江陽樓宋  
江吟反詩



梁山泊宋江像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詩曰

鬧來乘興入江樓 渺渺煙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

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贗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

翻成狴犴囚 搔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鬧江州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納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王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嚏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

這箇是子安姓宋與花榮以宋公明姓劉的不同

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向那里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見他有不願經官的意恩便喚那老婦人問道你姓甚麼那里人家如今待要怎地那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因爲家窘他爹自教得他幾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又且同姓宋江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裡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里賣唱那夫

是。李。大。哥。  
不。能。

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但得三五兩也。十分足矣。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我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畧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里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吃酒。倒要你還錢於禮。不當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逄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

足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仁兄  
曲名宋江道這等却不好看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  
盃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  
個宋老兒都送來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裡五個人都進  
抄事房裡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  
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  
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趕  
入城去了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吃宋  
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  
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  
宋江爲人最好管裡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

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都在房裡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吃了些鮮魚苦無甚深傷只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吃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管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管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却見戴宗李逵備了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總可吃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吃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

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飯罷辰  
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管裡信步出街來逕  
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  
老小只止本身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庵裡歇宋江聽了  
尋訪直到那里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  
李達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住處只在牢裡安  
身沒地里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至幾時正不知他那  
里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  
自在城外村裡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  
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里獨  
自一個問問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

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  
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旂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  
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  
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  
却在這裡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不錯過何不且上樓  
自己看罷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衣  
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  
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裡坐了凭欄  
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窓翠簾幙高懸戶  
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壺擺列着歌姬

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  
江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  
擊楫樓畔綠槐帝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宋江看罷潯陽樓喝采不已凭闌坐下酒保上樓來唱了  
個喏下了簾子請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  
江道要待兩位客人原○不○要○是○何○等○原○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菓品肉  
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  
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菓品按酒

列幾般肥羊嫩鷄醃鶯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  
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  
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



壽。

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盃兩盞  
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  
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上人雖留得一個  
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幾煩  
配來在這里我家鄉上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  
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  
江月詞調便喚酒保索借筆硯起身觀翫見白粉壁上多  
有先人題詠來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  
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其酒興磨  
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

其光景

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

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觀此可知宋公明真品格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盃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踏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

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卓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盃酒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筭了取些銀子筭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浪浪淪淪取路回營裡來開了房門便倒在

如公論  
經書的  
私一箇  
不是所  
地論後  
之疑

床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  
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日害酒自在房裡睡卧不在話下且  
說這江州對岸有個去處喚做無爲軍却是個野去處城  
中有個在開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  
諛諂佞之徒心地區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已者害之不  
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間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  
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謁訪知府指望他  
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  
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閑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  
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裡  
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裡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

邇來歸去不期那隻船僕人已纔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  
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翫一回信步入酒庫裡來看了一  
遭轉致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說道前  
人詩詞也有作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  
咲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  
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  
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  
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附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  
文炳道那廝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  
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  
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共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黃

文炳道這廝執仇兀誰却要在見識此間報仇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廝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叫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吃了一瓶酒醉後踈狂寫在這裡黃文炳道約模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管內人生得黑矮肥胖伴黃文炳道是了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

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複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星照臨吳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隨即體察

不偶

勦除屬付下官緊守地方更無街方小兒謠言四句道

耗國因家木 刀兵點木工 縱橫三十六 播亂在

### 山東

因此特寫封家書來教下官隄備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於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個却正是反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閑觀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自道不幸刺

此。人。用。得。

文雙頰只今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木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爲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以說



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  
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  
取過牢城營裡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  
蔡九知府親自檢看見後面果有於今五月間新配到囚  
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  
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  
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卽陞廳叫喚兩院押  
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  
人快下牢城營裡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  
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吃了一驚心裡只叫得苦  
隨卽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斗各去家裡取了各人

器械來我間壁城隍廟裡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卽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裡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裡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里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忘記了誰人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撓頭不知痒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

詩曰

一首新詩寫壯懷 誰知銷骨更招災 戴宗特地傳

消息 明炳機先早去來

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第不敢擔  
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尿尿潑在地  
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裡胡言  
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感道  
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  
裡逕來城隍廟喚了衆人做公的一直迤入牢城營裡來  
徑喝問了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  
裡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尿坑裡滾見了戴宗和做

工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拏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拏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拏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尿屎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全無正性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拏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

這道  
引通

小計。  
如所。  
付。

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顧拏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拏得來。在此專等戴宗領了鈎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管裡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裡當廳。歇下。知府道。拏過這厮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宋江那里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夫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甲。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

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管差撥并  
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總風若是來時風便是  
真症候若是近日總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  
人喚到管管差撥問他兩個時那里敢隱瞞只得直說道  
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  
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  
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  
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  
後吃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罵反詩別  
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  
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吃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

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  
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  
下詩曰

江上高樓風景濃

偶因登眺氣如虹

興狂忽漫題

新句

却被拘攣狴犴中

刑

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  
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廝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  
公在上此事也不可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  
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  
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  
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萬

通判。此。心。不。可。怕。未。

民稱快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  
見得極明下官即目也要使人回家送禮物去書上就薦  
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  
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托於門下自當銜環背鞍  
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  
炳問道公相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  
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  
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  
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  
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詩曰  
堪恨奸邪用意深 事非干已苦侵尋 致將忠義囚



圖圖 報應終當活剖心

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說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裡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閣有誤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裡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裡使些見識解救哥哥

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  
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收宋  
江一命則個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  
反詩在這裡吃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吃差往東京去  
早晚便回牢裏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  
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  
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裡誰敢奈何他我好便好不好我使  
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  
酒失悞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墮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  
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  
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

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着哥哥  
又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吃酒信早晚只在牢裡  
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  
到下處換了腿紮護膝入荅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  
腰裡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裡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  
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  
各拴兩個肩上挑上兩個信籠口裡念起神行法咒語來  
怎見得神行法効驗有西江月爲証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腳蕩紅塵越嶺  
登山去緊填刻纏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鉞甲馬果  
通神萬里如同眼近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兩金錢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吃了素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懶地路上畧吃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起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攔指問走到根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卓凳一代都是樸實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裡面揀一

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腕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窓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兩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鶩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吃酒保又道我這里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吃葷酒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饑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却待討飯吃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癡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裡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潤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  
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  
裡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  
扯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書百拜奉  
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折開從頭看了  
見上面寫道見今拏得應諱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  
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  
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坊裡去開剝只見晃頭  
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拏起來看時上  
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

此人不

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所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事却又得天幸耽住宋哥哥性命不當死撞在我手裡你那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扒起來却見朱貴折開家書在手裡看戴宗便叫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攔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便有利害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足下好漢你却是誰愿求大名朱貴答

道俺這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怎地却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條大寨裡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亦聞軍師多曾說來兄長莫非是江州神行大保戴院長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又說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弟兄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我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吃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



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都將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裡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喽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叙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裡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緣何我宋三郎吃官司爲因甚麼事起來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對晁蓋等衆人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

是

大是

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段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是蓋道。愿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里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里經過。却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着

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友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是盖道好却是好只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裡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裡一個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及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岳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是盖道書有他寫便好友也須用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吳用再有個相

識小生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裡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廝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鑄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裡亦有用他處是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了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搜開脚步遶到濟州來沒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還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裡面出來那人

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青衫烏帽氣稜稜

頃刻龍蛇筆底生

朱蔡蘇黃能

彷彿 善書聖手有名聲

那蕭讓出到外面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裡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岳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賁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裡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王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二位便那尊步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

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戴宗擡頭看時見那人眉目不凡資質秀麗那人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鳳篆龍章信手生 雕鐫印信更分明 人稱玉臂非虛譽 藝苑馳聲第一名

當時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且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岳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賚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盃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

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棧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分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呌一聲道你這兩個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兒吃酒蕭讓

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鑄文的又沒一分財賦  
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不  
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噉燥倚仗各  
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桿棒逕遶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  
來開兩個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  
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赶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  
裡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  
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  
捉投林子裡來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  
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裡要我  
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吃飯杜遷道吳軍師



好箇得  
人處  
也

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  
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早  
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  
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  
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  
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笑道我們在此趨侍  
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  
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  
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喽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  
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  
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

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兩個出門之後只  
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裡中了  
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  
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  
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  
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  
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  
兩個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個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  
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相別下山小嘍囉已把  
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裡戴宗取四個甲馬拴  
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腳步登程去了且說吳用送了戴

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之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黃通判大通。  
又曰回書脫卯處有生意。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九